

# 髓緣溯源

◆ 撰文 / 何日生

「該回來了嗎？難道還要像浮萍一樣到處飄蕩？」於是，我在二〇〇二年離開商業電視圈，回到慈濟志業體並加入大愛電視台。四月的某一天午後，慈濟關渡園區一群慈濟委員及慈誠圍在一起，他們的面容顯得有些許凝重，某一個媒體對於慈濟骨髓資料庫做了許多的抨擊。我拿到刊物一看，裡面許多的指控缺少慈濟的完整觀點，看來平衡的求證及報導是不足的。由於這麼大篇幅對慈濟的負面報導並不多見，這件事對慈濟是有些許的衝擊。但慈濟人不擅長立刻短兵相接的回應，一個更長的思考及更寬廣的事實澄清卻是必要的。

該媒體報導後的第三天，證嚴上人要我回一趟花蓮，上人異常平靜但卻深切的跟我說，要我去尋根，去尋找骨髓移植發軔及源頭，並且希望我用一個媒體人客觀的角度去全世界看一看，去調查了解究竟我們的慈濟骨髓庫和世界各主要骨髓庫比較起來，我們的成績如何？

我開始寫了一個採訪計畫，和王端正副總、醫療志業的林碧玉副總及姚仁祿總監商量要到哪一些國家訪問，我們鎖定世界主要骨髓庫，如美國、英國、德國、及亞洲的日本等，行程

的安排出奇的順利，幾個國家的骨髓庫總裁聽到慈濟都立即答應將受訪問，這表示他們對慈濟骨髓庫的正向肯定。

整個行程從台灣開始，歷經中國大陸，日本，美國，英國，然後德國，共歷時四個月的時間。這是我從事記者工作以來最長的一次採訪行程，從兩位諾貝爾得主湯瑪斯博士和李·哈維爾博士的專訪，到全世界各骨髓庫的志工及病人，我真正經歷一趟深刻的心靈之旅，這些人都是為了愛，為了他人的生命無私的在竭盡心力。

骨髓庫的建立其實非常艱辛。各國都是由政府贊助經費來作，只有慈濟，是全部由民間發起並獨立承擔，慈濟志工及會員不只是捐錢協助骨髓資料庫之建立，志工更長期的投入勸髓，自掏腰包送髓，這種志工精神聽在美國骨髓庫總裁雀爾博士的耳朵裡面，他直呼不可思議。美國骨髓庫每一次的配對成功，病患要給付兩百五十萬台幣，由於慈濟志工的支持，使得在慈濟配對到的病患只需支付十萬元。其實慈濟骨髓庫每一個配對成功的成本是一百五十萬，而病患只須支付十萬元，是因為慈濟志工透過定期捐獻，間接幫病患支付了另外的一百

四十萬元。這是爲什麼慈濟骨髓資料中心一直是全世界各主要骨髓庫收費最低的一個。但假使有病人經濟情況有問題，慈濟的慈善志業會幫他支付相關的費用，並進一步協助他們的生活。慈濟的志工體系及自力更生的精神，讓全世界主要骨髓庫的總裁們都表示高度的敬佩。

那一趟骨髓移植採訪之旅不止澄清了許多對慈濟骨髓資料中心的誤解，也看到了人性共同之至善，更讓我們也交到許多國際醫療界的友人，其中包括醫療界大師級的人物。美國最著名的佛萊德·霍金森癌症醫學中心的總裁也是諾貝爾獎的得主，在我造訪的過程中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其中多半談慈濟的運作理念及上人的精神。他答應我的邀請於當年二〇〇二年十月來台的行程中，特意走訪花蓮拜訪證嚴上人。

記得他來訪的那一刻，李·哈維爾博士進到慈濟醫院，他就坐在上人旁邊，還沒來得及和上人說話，我們請他致詞，這位二〇〇一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是性情中人，一開始致詞就語帶哽咽，眼眶溼潤，而他的太太在一旁已經拭起眼淚，我想他們被眼前的氛圍深深的感動。或是上人有一種無聲的慈悲力量能感動那些心性靈敏的人。李·哈維爾博士夫婦送給上人一禎照片，照片是一座十分陡峭的山，他說上人的慈濟志業就是如此，因爲艱難所以更形偉大。哈維

爾一路參觀慈濟各項志業的情況，本來行程只排四十分鐘，但是他卻待了四個小時。他一路不斷地告訴我，「我能爲你們做什麼？我能爲你們做什麼？」我說我們是否有榮幸請您當我們的顧問，他立刻回答說「好」。上人很欣慰，我們立刻請文發處同仁製作一份顧問聘書，在他離去前頒給了他。之後慈濟醫學中心的幾位骨髓移植醫師前往佛萊德·霍金森醫院研究，李·哈維爾博士成爲慈濟的好朋友。

整部清水之愛的紀錄片在二〇〇三年於大愛電視台播出，該紀錄片並入選二〇〇四年國際艾美獎(E Emmy Award International)亞非地區最佳新聞紀錄片。這是始料未及的一項極高榮譽。而這一切的收穫竟然來自一項不必要的誤解及輿論的非議。可見大辯無爭。面對批評如果能以更寬廣的視野及心胸去面對，必能得到更多的正向果實。危機其實是一種轉機，這是我進慈濟服務的第一個任務，又何嘗不是第一個大領悟。爲了感恩上人及幾位主管給予我如此寶貴的機會去深入感受清靜無染的愛的力量，我覺得我有責任將這一份世界共同愛心的精髓，呈現給千千萬萬爲骨髓庫付出，爲血癌病人努力的所有醫師、志工、捐髓者、醫療專家及長期默默奉獻的廣大愛心民眾。

